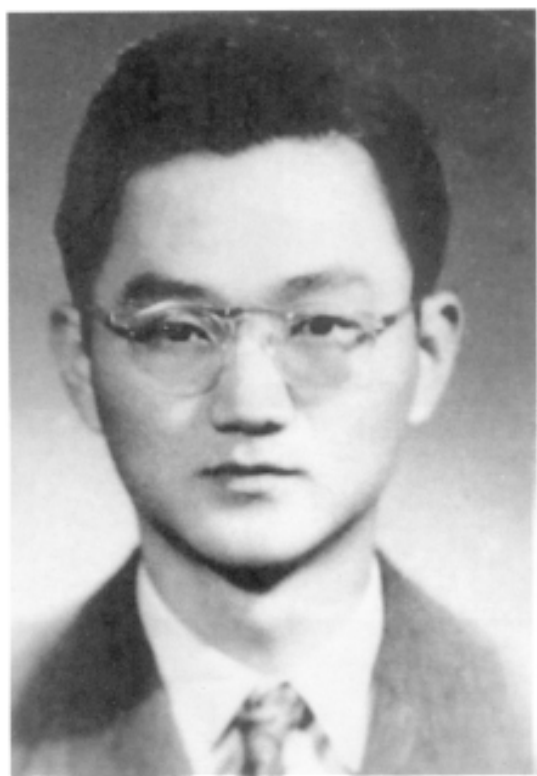


# 吴兴华诗文集·诗卷

责任编辑：王澜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吴兴华



吴兴华和妻子及大女儿合影



吴兴华的全家福

# 目 录

我认识的才子吴兴华（代序） 张芝联 / 1

## 创作的诗

- 森林的沉默 / 3
- 星光下 / 6
- 柳毅和洞庭龙女 / 8
- Sonnet / 13
- Sonnet / 14
- 歌 / 15
- Sonnet / 16
- 随笔 / 17
- 秋日的女皇 / 18
- 绝句二首 / 21
- Elegies / 22
- Hendecasyllabics / 24
- 喷泉 / 25
- 绝句三首 / 26
- 对话 / 27
- 暂短 / 28
- Elegy / 29
- 歌两篇 / 30
- 空屋 / 32
- 火花 / 33
- 书《樊川集·杜秋娘诗》后 / 35
- 大梁辞 / 37
- 听《梅花调·宝玉探病》 / 40

·	长廊上的雨 / 43
·	褒姒的一笑 / 46
·	绝句四首 / 47
·	北辕适楚，或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劝告 / 49
·	西珈 / 52
·	记忆 / 64
·	哀歌 / 69
·	当你如一朵莲花—— / 70
·	画家的手册 / 71
·	歌谣 / 79
·	歌谣 / 81
·	Elegiac Couplets / 83
·	采石矶 / 85
·	诗 / 88
·	锦瑟 / 89
·	春草 / 90
·	西山 / 92
·	行乞歌院图 / 93
·	歌谣 / 95
·	效清人感旧体 / 97
·	无题 / 99
·	素丝行 / 101
·	明妃诗 / 103
·	Sapphics——写给芝晖 / 105
·	无题 / 108
·	无题 / 110
·	失望 / 111
·	初月 / 112
·	果然 / 113
·	无题 / 114

目 录

· 拟古 / 115  
· 无题 / 116  
· 无题 / 118  
· 无题 / 120  
· 无题 / 121  
· 无题 / 122  
· 无题 / 123  
· 无题 / 124  
· 无题 / 125  
· 短诗十首 / 126

翻译的诗

· 拜伦诗钞 / 131  
· 济慈诗钞 / 137  
· 叶芝诗钞 / 143  
· 但丁：神曲（第一部第二节） / 149  
· 朗费罗：伊凡吉琳（选译） / 156  
· 康拉德·艾肯：而在那高悬的园中—— / 165  
·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 169

## 我认识的才子吴兴华（代序）

张芝联

《吴兴华诗文集》即将出版，我听到这个喜讯高兴万分。负责该书出版的编辑同志得知我是兴华生前好友中屈指可数的幸存者，要我为诗文集作序。写序不敢当，许多文学的行家已经发表了不少评论。我只能说几句过时的旧话，追述一些生活琐事。可惜近来记性越来越差，往事真成了云烟。

我最早认识兴华可以追溯到 63 年前，即 1941 年，直到他不幸去世（1966）前后相处共 25 年，占他的短暂生命的一半以上。关于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郭蕊在她的纪念文章中已作了细腻动人的描述（见《吴兴华诗文集·文卷》附录）。在那篇悼词的酝酿过程中，当时侨居香港的宋淇（原名宋奇，字悌芬）提供了素材、印象、评议，我至今还保存他评论兴华才华、性格、作风、成就的几封信件复印本（原函在宋奇去世后即寄还其遗孀邝文美）。

因此，谈到兴华不能不提到宋奇，我就是通过他才认识兴华的。1935 年我和宋奇同时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同窗二年，一起攻读英国文学，一起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情感弥笃。“七七”事变使我们无法从上海回北平，于是联袂到武汉大学借读。几个月后武汉准备内迁，上海学校在租界复课，我们又一起回沪进私立光华大学，投入名师张歆海、韩湘眉门下。1938 年秋，宋奇决定重返燕大，我则留在母校光华读至毕业。1940—1941 年，我应林语堂之兄憾庐之邀，主编《西洋文学》月刊，只出十期后停刊。就是这本翻译杂志把我和宋奇、兴华联结在一起：他们二人从沦陷的北平向孤岛的上海源源供稿，《西洋文学》的英国诗歌散文（包括爱尔兰的詹姆斯·乔艾思的小说）的译稿都出自他们之手。我虽然尚未和兴华见面，但通过审稿、议稿，对他的学识和才气已无限钦佩和赞赏。

1941 年秋，我受宋奇的启发，决定二进燕园，入研究院攻读历史。我们和宋奇、兴华在东门外赵家胡同合租一所四合院，他们住西厢房，我们住北

房（东南厢房住着两位助教）。宋奇和兴华都是西语系的高才生，这时都留校任助教，将来有机会出国深造。

这几个月的燕园学习和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名师的熏陶下，在学友的激励下，切磋琢磨，说古论今；课余有球赛、牌赛及丝竹之乐，连陆志韦校长也来找兴华下围棋。我们几乎忘记了控制北京城的日寇无时无刻不想闯进这个世外桃源。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震撼了这座象牙之塔，燕园被日军占领，进步师生被捕。宋奇这时已回沪养病；兴华蛰居东裱褙胡同浙江会馆；我们暂时留守赵家胡同，直到1942年春才落脚在宽街刘老太太（张之洞之女）私宅的后院，因为它靠近我新找到工作的所在地——东皇城根中法汉学研究所。这里就是1942—1944年燕京友好包括兴华、以亮（孙道临）、吴允曾、姚克荫等经常光顾的小院，离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日本宪兵队仅咫尺之遥。

这三年，北平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劣，物资匮乏，物价高涨。兴华一无工作，二无积蓄，家里弟妹众多，小的小，病的病，靠兴华一点微薄的稿费收入，连糊口也不够。越是在艰难的环境里，越显出兴华的志气与人格。他决不为敌伪做事，也从不无病呻吟。进出我们的小院，他永远兴高采烈，有唱有笑。每有佳作，必让我们先读为快。古人说：“穷而后工”，良有以也。译文作诗之余，他还师从张尔田老先生（东兹先生胞兄）研读经史，据说正在酝酿一部以唐朝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在生活方面，我们尽可能为他排忧解难，在沪滨的宋奇也不时给予接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燕大不久复校，兴华重返燕园任教，努力教学创作，成绩斐然，还不到30岁他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51年春我应国立燕京大学的聘请，三进燕园，任历史系副教授。先同兴华合住燕南园52号，不久他与谢蔚英女士结婚住燕东园29号，我们住41号。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我和兴华都被留在新北大，但是燕园仍是燕园，虽然燕大被撤销了，由于大批资深教授合并到北大，住房紧张。我和兴华毕竟还是年轻副教授，因此把我们分配到新建的中关园75平方米的平房，他住6号，我住5号，两家成了左右邻居，互相串门成为家常便饭。

我和兴华不在同一个系，但有一段共事经验。1952年春、秋两次，我们

被学校指定去参加第一次亚太和平会议翻译工作。除了临时被调去当口译员外，我们的正常工作是每人负责修改五个年轻译员的初稿。这种流水作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不免有点紧张，但对兴华则是驾轻就熟，大才小用。不过兴华有一个小毛病：对译稿不通顺的特别是理解原文错误的，他往往不大耐烦，有时甚至当着译者格格笑出声来，使人难堪。这是当老师的一诫，弄不好会得罪人。因此有人曾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兴华受到不应有的冲击，与他的这种习惯不无关系。

50年代初期我们迁入中关园新居后，经常有牌友来找兴华造桥。兴华的桥技是全校闻名的，他的记忆力同电脑一样好。在比赛中从第一副到末一副自己如何叫牌，对方如何应答，他都能记住。这种天资用到书本上来就是所谓“过目成诵”。他家里有一部影印本“四部丛刊”，其中诗文集兴华几乎都熟读过，而且记在脑中，经得起考问。朋友们常常用这种方式和他打赌，十回中有九回都输给兴华。

到了50年代后期，兴华家的热闹场面越来越少，笑声也听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兴华因不赞成学习苏联教英语的方法而被“补划”为“右派”，一度还不准他上讲台。幸而时间不长，1961年就被“摘帽”，受了三年冤枉罪。然而谁想得到五年后更大的风暴赫然来袭，“大字报”铺天盖地糊满兴华小宅。红卫兵把兴华拉去劳动，炎日下也不给水喝……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只能把它看做“炼狱”和“解脱”。一句话：有罪的不是才子兴华。

兴华只小我三岁，如果让他活到我的年龄，他的成就肯定会超众的、惊人的，为祖国的文化增添奇异的色彩。这是庸俗夫子的幻想，谁猜得出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译者自己是如何想的？？？

2004年7月7日

# 创作的诗

## 森林的沉默



月亮圆时那森林是什么样子  
呢，我要告诉你  
金色的轿子匆匆的赶过去了  
朱砂的溪水静静地舐着岸边  
森林里传来一阵沉重的蹄声  
一队雪白的母鹿投入了清泉  
月亮从丁香雾里悄悄涌出来  
摇动着宛如一叶小小的白船  
天上也有星，淡淡挂在溪水上  
映在水中的影子也不十分清，  
静极了，再听不见生人的语声  
四围寒冷的青山隔着朦胧雾  
但悄悄地无言的溶入黄昏去  
大星照着那一队白鹿在溪边  
俯着颈投下溪水去饮那清泉……

夕暮静静的沉下然后消失了  
天不十分暗，密叶漏下几粒光  
叶和叶悄悄私语，秋风在篁间  
暗哑的歌唱，暗哑疲弱的声响  
蝙蝠无声的展开风露的翅膀  
穿过黑暗飞去了，然后又飞回  
穿过林间的蛛网，黑暗的蛛网  
星一样的露点儿集在绿叶上

然后无言倾下来没有一点声响——

这儿没有人，如果有一个美女  
曳着雪白的裙裾，摇着孔雀扇  
踮在青溪芦苇边，清澈的歌唱  
如果有三四颗星忽然消失了  
穿过低垂的杨柳在溪水上……

一切消失了，永远永远不复见  
歌唱的女子如今长眠古墓中  
偶尔有生人走过，半夜讨个火  
因而来敲问这座冰冷的石门  
你要火？给你飞萤，给你月亮，星  
(她说她记得月亮是一个指环  
不知是谁遗落在这座坟墓上  
那是很久以前了)

不知多少年，  
有一个诗人忽然为这事歌唱  
说每当月亮圆时，在这高崖上  
有一队雪白的鹿投入了清泉……

没有银铃在风中幽幽的摇响  
苍白的月亮从东渐渐的偏西  
瀑布从悬崖下落，携着湿水草  
流动着逐渐汇入杨柳的清溪  
长尾的鱼趁月亮游上了溪面  
你会问我吗？那些美景哪去了  
那些溪中的仙女，每当月圆时  
如落花一样聚在这片草场上  
那是以前了，我们能听见歌唱

森林的沉默

从深深的篁竹间，应和着铃声  
如今不见了，那些秋夜的精灵  
携着灯在馨香的草场上游行  
一只雪白的纤手从溪中伸出  
浮萍掩映着她的雪白的身体  
倾听那声音……风中溪上，那细语  
金发在涟波上面扩散成浪形  
在寂寞的深夜时，溪中的仙女……

啊不，那些青溪和杨柳的溪岸  
将永远归于静寂，高树上没有  
装饰秋之良夜的禽鸟的低唤  
只有高高在上面，苍白的月亮  
群星撒下湿润的带泪的目光  
只有闪耀在山深无边的黑暗  
据他们说在今天月圆的时候  
树枝因了沉重的蹄声而颤抖  
听一队雪白的鹿投入了清泉……

（原载《新诗》1937年7月第2卷第3、4期）

## 星光下



星光下，青色的森林微微的叹息……  
隔河有人吹起一支哀愁的芦笛，  
月亮躲在层云后面，如一羞涩女  
半掩着脸在帷幔后偷偷窥着人，  
广漠的天呈暗蓝色，稀少的散布  
一两颗如丁香花的苍白的小星。

星光下，河边的一行如雾的杨柳  
映着阴光的水流是复杂而美丽，  
独有一只没有名字白胸的小鸟，  
不等人走近，就悄悄的飞了起来……

一条银色的路伸入银色的雾里，  
夜间的雾是个不可解说的神秘：  
也许前面流着一条潺潺的小溪，  
无数飘坠的花朵在溪水里照影；

也许前面是座庙宇，落叶的树木  
倚着红色的墙，倾听木鱼在诉说  
数十年前一个少年割断了柔情，  
发愿落发投到这座庙里的故事……

也许前面是条河，点点闪亮的  
该就是渔人归家的寂寞的灯火，

星 光 下

戴着星光，戴着月光，如一叶梦里  
浮流的银帆，小舟在蓝水上飘动……

星光下，在星光照耀不到的地方，  
河水的声音日夜间流得更急了，  
两岸的风吹拂一叶彩绘的小船，  
无声的解开了一条金色的缆索，  
载着睡莲似的美人无声的远去……

（原载《朔风》1939年5月第7期）

## 柳毅和洞庭龙女



他下了马，举起眼睛一看，疏叶的树下  
陪伴着如雪的群羊，穿着如雪的衣褂，  
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看见他来，低下头  
用手抚弄自己的发，像要说话又怕羞  
而停止，但是目光中含着切望的神色。  
一只羔羊缓缓爬到她的左脚下安卧，  
好像要想保护它的女主人，灰白的天  
渐渐的更深更暗了。冷风来往在草间。  
行人和飞鸟背负着苍茫的暝色归去：

告诉我，不识的女郎（怨我好奇的问句）  
是否这荒僻的旷野就是你的家？不然  
天这样晚，你已应该率领着群羊回栏。

举起她的衣袖拭下一颗欲堕的眼泪：

陌生的客人，我的家远在辽远的天外，  
长江青碧色的流水奔驰下三峡千滩  
来到秋风的洞庭湖。我想起当我幼年  
听水神在波中拨动虚无的瑶琴古瑟，  
沙石上面随意自己将长的发梳梳着……  
我本来是洞庭龙君最小的女儿，十七  
父母失察将我嫁给泾川的次子为妻。  
一扇门隔绝了外面幽然来去的花月，

灰尘的铜镜和残灯作我无聊的慰藉。  
没有能诉苦的友人，公婆又嫌我身子  
太柔弱，不能够担任粗重的任务，因此  
他们将我赶到此地来牧羊，孤孤零零……

她偷眼一看柳毅并没有特殊的表情，  
因此又接着说：

洞庭离这里不知多远，  
父母哪里能够知道我日夜总以泪眼  
望着长空，想念他们。看您的打扮衣装，  
好像是考毕的士子，现在要归返乡；  
您的口音听来似乎是江浙人，如果是，  
那么托您带一封信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好像从梦中初醒：

当然可以，我本来  
是好替他人仗义的。听你倾吐的心怀，  
我恨不得两肩生有羽翼顷刻便达到；  
但还有一桩要紧事我不能够不知道——  
什么？

我的马固然能日夜奔驰数百里，  
但龙宫是在洞庭湖深不可测的水底，  
我是一个凡人如何能替你传达信息？  
将你的要事耽误了，生命倒不足可惜。

谢谢你的诚恳热心。如今听你这样说，  
我才知道靠了友情和希望人可以活；  
有你的允许，我可以告诉你去的方法……

请你说吧，我在这里静听着。